

南斯拉夫世醫紀行

陳怡君 / 醫學四



楔子

經過了一番掙扎與考慮之後，我還是遞出了報名表，決定參加今年三月在南斯拉夫Kopaonik舉辦的第五十一屆世界醫學生年會三月大會。在這裡要很感謝爸媽的支持，老師的幫助，還有同學的鼓勵；特別要感謝台南市醫師公會牟聯瑞理事長以及醫學院的師長們，沒有你們的大力支持，我想，那張報名表應該還在我的抽屜裡。很遠的一個國家，只隱約在地理課本裡面見過，時常在國際新聞裡面聽聞他的動盪不安，南斯拉夫、General Assembly、IFMSA，這幾個名詞，組成了這次的旅行。

行前

行前，曾經嘗試著要找找是否有關於南斯拉夫的簡單旅遊手冊，大概是那邊長年戰亂，可以獲得的資料不多，所以翻遍了誠品書店才好不容易找到關於首都Belgrade的一點點資料，給我的第一印象，這個國家是封閉的，到底會是什麼樣的景況呢？在這個素有歐洲火藥庫的半島上面，人民是什麼樣的風情？

記得要出國的前幾天，班上同學還說，不會吧...你要去那個那麼危險的地方...要不要...先跟我們合照？老師聽到我要去南斯拉夫，也都說，哇！那邊治安還好吧？我也老是戲稱會記得帶個地雷當紀念品回來。行前會的時候，對於整個大會的幾個重要議程，總算是有了一些概念，但概念歸概念，其實，有很多事情非要到了當下，身歷其境，才會真的知道來龍去脈。

啓程與抵達

台灣真是離南斯拉夫夠遠的，從香港和蘇黎士轉了兩次機，總共花了快要一天的時間，從中正機場要出發的時候，在櫃臺就遭遇第一次的困難，因為沒有邦交的關係，所以我們申請的是南國外交部特別批准的落地簽證，出國的時候身上只帶了兩張薄薄的文件，一張是正式邀請函，另外一張是證明我們可以在當地拿到落地簽證，而航空公司的櫃臺詢問了我們半天，才讓我們通過。好不容易到達南斯拉夫的時候，本來一落地在小小的Belgrade機場，心裡面是十分高興的，卻在我們進了海關之後，這種高興的感覺馬上消失不見。我們，又在海關被刁難。我們幾個人的護照和證明文件都被他們收去，五分鐘過去了，十分鐘過去了，二十分鐘過去了，所有和我們一起下飛機的人，早就都通關過去了。也是來參加年會的埃及同學，也早早通關出去了，這時候真的感覺到弱國無外交的感覺。好像，我們是次等公民？緊張的我們，一邊擔心萬一他們把我們的東西扣走，不還給我們了，那該

怎麼辦才好。等待總是煎熬的，終於在半個小時之後，我們在一位海關人員的帶領下，正式的踏上了南斯拉夫的領土。聽說，除了幾年前的戰地記者，我們大概是最近第一批踏入南斯拉夫土地的台灣人也！加上他們國家法律的限制，沒有建交的國家是沒有辦法踏入他們的領土的，雖然等了半小時，畢竟我們還是順利的通過了海關，有一種很幸運的感覺。也許是因為經過這樣子一陣折騰，加上從機場往市中心的一路上，灰濛濛一片，也沒有看到什麼特別高的房子，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，竟是灰色。

貝爾格勒

住在首都的第一個晚上，我們就遇見好幾位好心的路人，人生地不熟加上不懂南斯拉夫的文字，所以要走到旅館去的路上，有點迷路了，遇見兩三位好心的路人，不只告訴我們旅館的方向，其中一位阿姨還乾脆帶我們過去；第二天在市區裡面的時候，也是遇到相當多位好心人，都是很熱情的帶我們往我們要去的陌生的地方。看了古城堡、還有一個教堂壁畫的博物館，這個曾經經歷多次戰亂的國家，多次戰亂的城市，聽聽博物館的館員先生彈鋼琴，唱唱屬於他們的歌；我也唱了一首望春風、月琴回贈，感覺很奇妙的，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裡，用音樂跟人溝通，聽聽他們的故事，看看他們的文物，也許能夠一直處在和平裡的我們，是幸福的。因為多種族，多語言還有多宗教，這個地方一直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衝突上演著，就連現在看起來還蠻和平的時候，Kosovo還是

戰爭管制區，我想這是屬於他們民族的一首複雜的曲子吧！雖然這個尚有許多建築物有大彈孔的城市，還是灰色的基調，但是因遇見了這些親切的人，貝爾格勒和南斯拉夫給我的感覺，才漸漸地緩和起來，甚至讓我覺得很舒服。另外我們去了一個十一世紀左右興建完成的教堂。有別於church，這裡的教堂叫做monestry，正好有人在舉行婚禮，在旁觀禮的感覺很不一樣，很莊嚴的東正教婚禮。有位中年的婦人跟我們介紹這個教堂的歷史、建築，還有關於東正教的故事，我在想，如果換個角度，我是當地人，我是否有辦法告訴他們我的文化的故事呢？當外國友人來到台南的時候，我是否可以侃侃而談關於這個城市的歷史？關於這個城市的古蹟？還有關於這個城市的風貌？我想我還要繼續加油。

我們曾經到過一棟滿布著彈孔的建築物，看了這個城市的一些歷史記載，這裡被炸燬過無數次，在每次的重建中，我想人民都經歷了更長的復健期吧？同樣都是首都，台北市和貝爾格勒的基調很不同，台北是喧嘩的，但是也許他的歷史沒有很複雜；貝爾格勒是灰色安靜地，有一股淡淡的歷史憂傷。但這城市的年輕人都是一樣好動的，貝爾格勒也有跟台北的西門町相仿的人行步道，一樣的熱鬧和喧嘩。也許，這也只是南斯拉夫的一部份。

世醫的初體驗

還在貝爾格勒的時候，跟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裡面，就有很多人來自以前

覺得只有在地理課本和考卷上才會出現的國家，一一有不同的 delegates 出現。丹麥、瑞典、科威特、瓜地馬拉，還有很多沒機會認識的，來自地球的另外一個角落的人們。出發的時候，我的左邊坐的是一個西班牙的女孩子，跟她聊起了她對生活的安排，她打算到美國當一年的實驗室交換學生，做喜歡的研究，一邊她還在學德文跟法文；我的右邊坐的是來自克羅埃西亞的 Nick，他是現任 SCOME 的 director，剛剛來過台灣當實驗室交換學生，學了六年的德文了，今年要畢業了，之前也去過巴西從事交換見習。我的前面則坐著 IFMSA 的 president，他是來自美國的 Joel。也許剛好我搭的車子都是「官員們」的座車，所以剛好都是遇到這些在 IFMSA 擔任各項要職的人吧！但是，第一個印象，很慶幸自己沒有放棄這個參與的機會，可以遇見這麼多精采生活著的醫學生。看看他們在醫學之外的天空，努力的為了自己的理想，燃燒著自己的熱情，感覺是很棒的！在顛簸了五六個小時之後，我們看見了山頂積雪的 Kopanik。

世醫印象一：關於整個大會

全員大會 (plenary session) 的部分，參加過 GA 很多次的學長說，如果沒有先看過 bylaw，對於他們的「玩法」了解一下的話，會完全沒有辦法進入狀況，所以在出發之前閱讀過部分的 IFMSA 章程做了些功課。參加全員大會的時候發現，他們非常重視議事規則，每次開會都會先由主席及幹部先開過會前會，

開會當中，每個動議 (motion) 都要有人附議 (seconder) 才會繼續進行討論，兩方各自表述之後，才會進行表決，每個正式會員國有一個投票卡 (voting card)，得持著它才有權利進行表決。對於台灣總是亂七八糟的開會程序，想想立法院裡面亂成一團的議事情況，好奇的是，他們小時候就開始培養這樣子對於民主機制的運作嗎？還是只在這樣一個組織架構嚴密的學生組織裡面才看的到？也許，有很多東西就是這樣子點點滴滴的教育影響下形成的改變吧？大會還安排了一天是 Project affairs，有各個國家的海報展覽，以及活動 presentation，Ex。薩伊和法國一個慈善機構合作的改善基礎衛生計劃、歐洲醫學生年會、埃及的 summer school、台灣的 921 海報巡迴展，看見每個國家醫學生站出來，運用自己的知識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，或是，在每個國家舉辦著不同的活動，讓各個不同學校的醫學生交流激盪，彷彿也置身其中一樣。就像今年台灣即將舉辦的世界醫學生年會一樣，準備告訴其他國家醫學生，屬於台灣醫學生的熱情。

世醫印象二：SCOPE

因為本身負責的是成大的交換見習委員會，所以當然的，我參加了這次 GA 所有的 SCOPE 議程，這也是我主要觀察與學習的地方。Jana 是 SCOPE 的 director，Slovakia 的醫學生，非常幹練有效率的一位領導者，還對於新加入的成員非常有耐性的解說整個 SCOPE 的架

構。這次的SCOPE議程，主要討論了交換見習事務的電子化，明年度開始透過共同的系統，會讓所有的申請上線，減少paper work，提高效率。整個議程裡面我覺得最有意思的部分，就是Working group了，一共有八個主題，透過大家的共同討論，提出辦法、經驗交流，解決在不同國家交換學生事務可能會遭遇的相同問題，對於我們即將第一次接待外國學生來說，蠻有幫助的。另外一個特別的部分是TRD (Training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)，我們這個委員會的課程安排了兩個，一個是教你如何使會議有效率，另外一個是怎麼樣做好一個presentation。這個部分有點像是內部的訓練，希望可以提昇大家的能力，讓整個SCOPE事務可以更加順利的進行，就像每個要持續進步的公司一樣，都會有內部在職訓練的計劃。在這邊，不只再次體會到了international的感覺，還認識了一些也跟我一樣是LEO的朋友，跟她們討論在他們國家或是他們學校交換學生事務的事情，還有他們對於SCOPE的熱衷。We are doing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!

世醫印象三：文化面

每天晚上，大會都安排了不同的social program，第一天有以糖果為入場券的sweet party，第二天是由大會工作人員組成band唱歌的Latin party，第三天的Skiing competition，第四天是National singing party，最後一天則是

National drinking party。我只參加了最後兩天的party，但是卻有不同的驚喜。Singing party那天是以國家為單位，各自組成band上台唱歌，很多人與專職表演的人比起來，毫不遜色呢，看歐洲醫學生們在台上熱力四射的彈keyboard，彈電吉他，打鼓，唱著歌的感覺，真是fascinating！也許這是屬於他們的不同文化吧！而drinking party那天，每個國家帶著自己國家的名酒和食物，各自有一個攤位。滴酒不沾的我，也許是有點可惜了，可是眾人皆醉我獨醒，看著大家隨著時間過去，樣子漸漸變的頹唐起來，感覺實在蠻怪詭的；飲食反映了每個國家不同的風土民情，穿著則帶著每個國家的歷史故事。有機會做這樣子的文化窺視，實在蠻有意思的。

另外每天晚上都有夜間足球比賽，雖然算是半趣味性的，但是，有很多學生真的踢的還蠻不錯的，看大家在雪地里踢足球的情形很難忘的。

Kopaonik 印象

身處在亞熱帶的台灣，在熱帶的台南讀書，第一次，被這麼多的雪環繞的感覺，有一絲絲的震撼，也許出國，就是為了看一看不同的風景，看一看不同的人怎麼樣生活著吧！世醫三月大會舉辦的這個城市，是南斯拉夫最大的滑雪渡假勝地，白皚皚的一片，積雪半公尺深，空氣非常的乾燥清新。商店裡面的老太太們，雖然不會講英文，倒也十分親切的比手畫腳。以肉類和乾麵包為主食的南斯拉夫，真是苦了我這個素食主

義者。不過，更確定，中國人真是少數幾個擅於烹飪的民族...

沉澱

寫這篇報告，已是回來台灣繼續繁忙課業好一陣子了，各種因為出國一趟而帶來的其他情緒波折，也都沖淡了許多，回過頭來思考這趟旅行，我想會比較客觀。到底一個醫學生可以做些什麼？一個台灣的醫學生可以貢獻什麼？一個成大的醫學生可以如何告訴別人我們的不同？大一暑假到泰國參加了亞洲醫學生年會，大二寒假在台北參加了北醫主辦的東亞醫學生年會，今年寒假慈濟辦的全國醫學生年會，一直到三月的南斯拉夫行，這些點點滴滴，都促使我反思，到底，一樣是醫學生的我們，在忙碌課業之餘，別人在做什麼？而我在做什麼？我們在忙什麼？看到了許多有熱情的醫學生們，來自四面八方，湧進這樣一個國際場合，彼此交換心得，共同為了某些夢想而努力著。也看見了不同的文化價值，關於亞洲和歐洲之間的，

飲食的、歷史的、民族的、生活的不同。遇見更多的可能性，在這樣一個島啊！是不是有時候被自己困住了？或者？當然，事情不是都只有光明的一面，也在這次參加世醫的過程中，發現一些並非那麼討人喜歡的場合，總是有人會喝醉酒，酩酊地倒在旅館走廊；總是有些癮君子會在會場的外面叨著香煙.....。這些反映出一些不同的社會現象，還打破了我們關於亞利安人那種高高在上的奇怪思維，我想，語言和文字能夠傳達的，都沒有自己親身體驗來的精準。站出去，要告訴別人台灣這個地方的人們，是怎麼樣生活著，怎麼樣思考著的時候，往往更看見自己的不足，對於這塊孕育自己的土地，對於自己常常是小國島民、乃不知有漢的視野，對於被扼殺的更多可能性.....。

世醫的這一趟旅行，是一種觀察，對別人的，也對自己的反觀。這樣一個龐大的跨國學生組織到底怎麼運作？到底都是哪些人在參加這樣的活動？我可以帶走什麼樣的訊息給自己？可以分享什麼樣的所見所聞給學弟妹？可以和學長姐討論什麼樣的想法？沒有人可以預見將來會是什麼樣子，也沒有人可以明確的告訴你，參加了什麼會議，會有什麼樣明顯的改變，但是，在這裡跟你分享，一種可能性。不要限制自己，聽和看，真的是很不一樣的。

